

蔣廷黻會見記

陳偉亞

双橡園中初次識荆

讀中外雜誌第一八七、一八八期「蔣廷黻暮年在華府」引起筆者回憶在華府單獨和蔣大使敘談的經過。茲將那次談話的要點摘錄如下，讓中外雜誌讀者對蔣廷黻的生平多增一份了解，並請指教。

蔣大使與我係屬小同鄉，鄉居兩村相距甚近。民國五十二年我考取美陸戰隊指揮參謀大學，前往維基尼亞寬第哥鎮(Quantico, VA)受訓，距離華府不到一小時車程，五十二年雙十國慶，我率同在該地各校班受訓的陸戰隊軍官十多人並邀約我指導教官赫登上校(Col. Wilber N. Herndon)與盟國軍官聯絡組長哈特上校(Col. Franklin J. Harte)共同前往雙橡園參加國慶。當時我特攜帶兩包龍井，準備於酒會後晉見蔣大使時作為見面禮，無奈是晚冠蓋雲集，賓客逾千，那座位地近廿英畝的大使官邸，也似有人滿之患，實在找不到單獨敘談的機會，當時有我陸軍官校兩青年軍官在普渡大學進修，來參加酒會，當我舉杯向蔣大使致意時，他詢問我是否也在

普大，略談數語。酒會後，蔣大使即登樓休息，張天心兄建議我將茶葉交由他代轉，改日再行約晤。我與天心兄及使館同仁在會客室小坐片刻，蔣大使亦曾進來點首致意，隨即退出。此後我數次去使館蒐集論文與演講資料，都在星期六上午或週五下午，蔣大使多不在館。僅與天心兄昆仲、楊振聲兄及海軍武官池孟彬將軍等晤敘，間或也至陸空軍武官辦公室，惟所交不深，僅作禮貌上之拜候，直至江無畏學長調任陸軍首席武官，才走訪較勤，那是後話。

五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美總統甘迺迪遇刺殞命，各國均派要員往弔，獨我國遲遲未決。但美國電視網初則報告我某要員將來華府，繼又言先總統蔣公夫人已抵達美國。最後得外交部電令，派我駐聯合國大使劉諧就近代表致唁，蔣大使似有不悅，在十一月廿五日廿氏出殯時，伊以年老體弱，行動不便為詞未往執紼，致引起我僑界及留學生甚至部份使館同仁之抱怨。後我政府捐贈美金伍拾萬元作籌建甘迺迪紀念圖書館之用，似是對此事含有一種補償的用意。該時我在校被推為盟國軍官代表，於五十一年十一月廿五日

專程前往華府國會山莊弔唁。目睹白馬素車，以及三軍官校學生與陸戰隊、海岸防衛隊及特種部隊代表之莊嚴行列與拭淚民衆，深感甘氏確為一位受人愛戴的總統。先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廿日甘氏就職時，我正在加州聖地牙哥城接受兩棲作戰訓練，當天我們在電視上觀看其宣誓就職與花車遊行。見他英年入主白宮，無不欽讚。孰意三年後竟又在華府賓夕凡尼亞大道上目睹他的靈柩行經我面前，真不勝感慨。

對反攻大陸的看法

五十三年五月一個星期六的上午，我因寫一篇「自由之島——金門馬祖」投寄美國軍事評論(Military Review)需查證某些資料(該文後登載軍事評論一九六九年九月號)專程去華府使館，得知蔣大使正在館內看書，經張天心兄通報前往晉見晤談，我們談話涉及公私事宜與鄉情。

我：報告大使，我家住邵陽黃瓜嶺，大使是知道那個小地方的，此次來美接受美陸戰隊指揮參謀大學教育，為時一年。本擬早來拜候，奈功課較忙，未能如願。本日來館找參考資料，聞大

使在館，特來晉見。

蔣：很好，年前聽說你在此，好久未遇見我們邵陽南鄉的人了，歡迎您常來談談。

我：大使在美已久，對國家貢獻至多，國人極爲崇敬。特別是大使在聯合國的成就國人至今仍讚頌不已，我們邵陽陽人均以大使的成就爲榮。

蔣：在聯合國的工作，主要是政府的決策，而不是我的成就。控蘇案是機緣。因蘇聯代表團的退席，減少辯論中的阻礙。否決外蒙案，因政府授意我相機處理，故我稍微有點大膽。事後大家認爲這是對的，我也只求無過而已。

我：有人甚至部份美國軍方朋友都認爲一九六一年五月香港難民潮時期是我們反攻大陸最好的機會，而我們未曾利用，深爲可惜。請問大使對此事看法如何？

蔣：我倒不認爲此種說法是對的。今天不是我們回大陸遲早的問題，而是回大陸後怎麼辦？譬如說勝利是好事，但我們則因對日戰爭勝利的提前到來，反帶來了禍害。其原因就是缺乏準備。因此我認爲我們今天不必急着回大陸。而是要在臺灣創立一種什麼樣的模式作爲回大陸後重建的藍本。政府現時在臺灣似做得不錯。或許某一種模式已正在形成。

論蔣公的性格特點

我：據我兩次在美所接觸到的美國政府官員與民間人仕，似乎有少數人對我總統蔣介石的個性欠缺了解，是不是我們在這方面的宣傳做得不夠？

蔣：宣傳不宣傳，這倒不盡然，蔣先生在第二次大戰的勛業，是全世界所公認的。您看過中法斷交時戴高樂將軍在電視上的談話嗎？那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至於蔣先生對國家的貢獻，外國人因爲不甚了解他在各時期中所遭遇情況的背景，自然會有不同的評論。我追隨蔣先生的時間比您們早，深知他的個性有時不免強點，也可說是擇善固執。故往往在他不能接受別人的意見時，自然難免遭到批評。我坦誠的說一句，如果沒有他這種個性，那也許就沒有北伐的統一和八年抗戰的勝利，甚至今天中華民國存在不存在，這都很難說，我是一個研究歷史的人，對有關影響歷史的各種因素，我不能不加以注視，也不能不保持我個人的看法。

我：依我初淺的觀察，美國人對有色人種好似存有相當的歧視，請問大使是否有時也有此感覺。

蔣：這種問題很難下評語。從歷史上看我們也是相當歧視外人的，遠者如所謂「番人、番邦、番王」那些稱號丟開不談。近者像罵「洋鬼子」這句話是婦孺皆知的。那麼人家今天歧視我們，也就不以爲怪。不過現在的情形究竟與過去不同，過去談美國的華僑，總離不開洗衣店和飯館這類地方，現在談到在美國的中國人，則多涉及某些高級研究機構與學術團體，新的一代表現得很好，時間對我們總是有利的。

扭轉形式打開局面

我：好久以前，據一份雜誌上登載，好像大

使有意組織政黨，來仿行美國式的兩黨制衡政治，請問大使現在是否仍有此意？

蔣：哈哈！您這句話連我自己都記不起是多時候以前的事了。您看看我現在爲什麼要組黨？組黨又做何用？我倒很想在退休後靜下來寫我的近代史，那仍然是我最主要的意願。

我：我們在美國快一年，很少看到報刊登載臺灣的消息，假如有的話，多是一些不好的批評，例如不久前對我三軍編階的批評就是一例。我們似乎應該在美國新聞傳播界多爭取同情與求得他們的瞭解。

蔣：當然，我一直在注意這種問題。可是有些事是時勢所使然。您記得我們家鄉有句話：「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嗎？事情就是如此的簡單，我們能扭轉形勢，就能扭轉一切。我：聽說美國國務卿魯斯克以下各級官員對大使極爲敬重，不知大使是否有時也以個人的聲望去影響他們對我國的決策呢？

蔣：美國是兩黨政治，一個政策，競選時各說各話，制訂政策時仍然是聯合對外，國策爲重。人的因素不能說完全沒有，但不是最主要的一部份。我們有時罵某個人不講道義或說他過河拆橋，那是我們的哲學觀念，其實別人也有他的苦衷，他總不能說只要朋友而不要他自己的國家！您在此見過魏德邁將軍嗎？他倒是我們軍方一位好朋友。

我：大使談話時有微咳，是不是需要抽時間作一次健康檢查。

蔣：這個毛病已有一段時間了，大概沒有什

麼，也許是支氣管發炎吧！

談到邵陽軍界人物

談話至此，我已不好意思再提出問題來麻煩他。但蔣大使似乎談興正好，轉而主動問我說：「我記得抗戰時期我們邵陽的軍人不少，聽說將官就有幾十位，不知現在尚有多少人在臺灣？廖耀湘您是曉得的囉！真是可惜。」

我：目前在臺灣高級將官似乎不多，但我未注意此事。廖耀湘將軍勝利後曾在昆明見過一次。宋希濂將軍在卅八年倒會晤多次。

蔣：您在美國受軍事教育，覺得美國與我國的軍事教育有何不同？是否確有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

我：美國軍事教育最大的特點是推行前膽教育，把未來三至五年預想世界各地可能發生的動亂都納入他的軍事教育想定中（註一）拿來對其指揮官與幕僚施教。甚至反覆討論。使一旦真實狀況發生時，他們就能駕輕就熟的進入戰場，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蔣：您不會認為他們的想法過於天真吧？記得曾有人對我說過：「美國人作事太天真。」這是他未盡了解美國人本性的關係，二次大戰前，德、日兩國對美國人也許存有此種看法，致發生評估上的錯誤。

談話到此我看時間已超過太多，遂起身告辭，臨行他還特別囑咐一句：「回去後多訂閱國外雜誌。」

這次的晉見，由於他把我視為晚輩鄉親，談

話不但親切和藹，且似乎毫無顧忌的暢所欲言。如今我執筆寫此文時，蔣大使音容已渺，緬懷廿年前華府往事，誠令人不勝懷思。

（註一）美國自一九六〇年開始即對增援越南峴港的兩棲登陸作戰擬好了規定，並在海軍及陸戰隊各校班施教。此與其後來實際在峴港作戰所使用的兵力、登陸灘頭

、岸上據點以及利用泰國空軍支援基地，完全相符。美國陸戰隊在黎巴嫩登陸一個營，便是早在數年之前即一九六一年二月在加州聖地牙哥對筆者施教過的軍事教育想定，當時在班受訓的中、韓、泰、印、緬等國軍官，現均已位居要職。想必還記得該一登陸想定。

李品仙回憶錄

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廣西李品仙上將，迭任軍政要職，歷經辛亥革命、討袁護法、北伐、抗戰、戡亂諸役，轉戰南北，閱歷閱富。著有「李品仙回憶錄」，翔實生動，包羅萬象，要目如后：武昌起義。回桂聯絡。陸榮廷與廣西。保定軍校與蔣百里校長。機關槍長的故事。轉入湘軍服務。傅良佐督湘引起護法戰爭。兩次危險的任務。南北議和與聯省自治。國父誓師北伐與湖南護憲。唐生智與顧和尙。唐生智倒趙與北伐。先鋒變成後衛。武漢三鎮的光復。寧漢分裂與清共。北伐的最後一戰。編遣會議。建設廣西復興中國。三年邊務再任總參謀長。抗戰開始率師出征。京滬棄守。徐州會戰與臺兒莊大捷。武漢保衛戰。武關道上。隨棗會戰。重回大別山。豫皖鄂邊區整建經緯。戰時皖政實施紀要。鞏固邊區及兩次牽制作戰。皖南行與立煌事變。一場痛心疾首的戰鬪。邊區雜憶。勝利曙光和黎明前的黑暗。日寇投降。隨勝利上演的悲劇。安徽的復員與接收。空城計。戡亂戰局逆轉。大陸淪陷。林泉息影。